

文藝建設叢書

老桑樹底下的故事

方紀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



文藝建設叢書編輯例言

- 一、“文藝建設叢書”的編輯與出版，是想爲文藝作者在編輯與出版方面盡一些力量；爲讀者供應一部分文藝讀物。
- 二、自從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提出文藝爲工農兵的方向及整風運動以後，很多革命青年知識分子，自覺地走上了直接爲工農兵服務的工作崗位。八九年來，他們在這一正確的方向下受到了鍛鍊，在長期的實際生活中得到了哺育。在文藝運動的發展中，也湧現了不少的工農兵作者。他們中間，有的過去愛好或從事過文藝寫作，有的現在才開始用文藝形式來表達自己所經歷的各方面的生

14913/407

活與鬥爭。我們覺得這樣的作品，在中國新文藝的建設上是值得重視的。由於他們缺乏和文藝出版方面的經常聯系，在寫作過程或寫出來以後，常常需要在整理、編輯、介紹出版方面得到幫助。“文藝建設叢書”的編行，就要在這一方面盡一部分力量。

三、近幾年來，文藝爲工農兵方向已經獲得了廣大文藝作者的擁護，各地文藝作者在這方向下的實踐，已有了不少成績。這成績一定會一天比一天顯著。這是中國新文藝發展的可喜的事情，文藝作者也將以自己的努力，參加新中國的文化建設。“文藝建設叢書”也準備在這一方面爲作者們服務。

四、文藝的普及工作中，已產生了大量的、爲羣衆所喜歡的、各種形式的作品。這中間，有很多比較成功的東西——在思想上、藝術上比較完美的作品。這些作品的選輯與推廣，就是在普及基礎上提高的最具體的範例，也是文藝建設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作品。我們也希望能爲這樣的作品的出版工作服務。

五、“文藝建設叢書”以作品爲主：長篇、中篇、短篇小說的集子，詩歌、散文、報告、戲劇及各種文藝作品

集子。

六、除作品外，也酌量編輯一些能够推動文藝運動的翻譯作品和理論文字。

七、“文藝建設叢書”稿件接洽事宜，請投函北京郵政信箱四十號文藝報社轉文藝建設叢書編輯委員會。

目 次

楔子 歷史	1
一 故事的開頭	9
二 趙大山和周小霞	16
三 過年	24
四 新時代	32
五 農會主任	39
六 村長	45
七 生活	51
八 趙大山回來了	60
九 父親的死	69
十 老桑樹底下戰鬥	77
十一 錢福順的小酒鋪	85
十二 五月	93

十三	在艱苦的日子裏	101
十四	一個女人的命運	111
十五	土地	117
十六	愛情	127
十七	勝利以後	136
十八	糾紛	143
十九	老桑樹下的客人	150
二十	“貧農路線”	158
二十一	黑信	167
二十二	老魏	175
二十三	羣衆的意見	182
二十四	共產黨員	190
結尾	老桑樹下辦喜事	197

楔子 歷史

靠近淮河河南岸不遠的地方，有一個村子叫做老桑樹底下。這個村名，聽起來有些古怪；可是說起來，倒有點來歷。

老桑樹底下村北，有一道二三里長的土崗子。由西北斜向東南，彎彎曲曲的像條小山嶺。在這土崗子上，夾七夾八的長滿些樹坡子。裏面有榆樹、楊樹、棗樹、杜梨樹、紅荆條、柳杆子、桑坡子等等。因為這是塊公地，沒有人管理，所以總也長不起樹來。只是東一墩、西一坡的，密密蓬蓬的雜亂生長着。一到春天，便綠葱葱的鋪滿了整個土崗子，遠遠望去，在遼無邊無際的大平原上，經太陽一照，曲折起伏，倒像一灣流動着的綠水。

因此，人們都說這是塊好地方，有風水。就在這土崗子的正脊梁背上，長着一棵老桑樹。這棵桑樹有多少年了？誰也不知道。只見它又粗又高，樹身子彎彎曲曲；樹腦袋只剩了半個；遠看倒像一個駝背的老人，僵僵着身子，歪着頭站在那裏。走近了，就見樹皮剝開來，渾身是疤，露着白光光的身子。雖然這樣，它每年還是長出又肥又大的桑葉，結成又紅又甜的蠶子。因為這棵樹，這個村子便叫了個老桑樹底下。村裏年老的人們，說起這個村子的歷史，都能告訴你這樣一個故事：

傳說在漢朝劉秀走國的時候，被王莽的兵馬趕到這裏來。劉秀單人匹馬，正跑得又飢又渴，便慌慌張張一頭鑽進了這個村子。一進村，碰見個措糞筐的老頭兒，他便大聲大氣地喝道：

“呸！你這老頭兒，趕快把我藏起來。我是劉秀，我是皇帝！”

那個老頭從上到下把他打量了一許，便不慌不忙地說道：

“我們莊稼人，只知道種地吃飯，織布穿衣，誰管你皇帝不皇帝！”

說罷，一轉身走了，劉秀又是氣又是急，跳起腳來大罵。待要趕上去教訓他一頓，又見村外塵土飛揚，人

聲吶喊，追兵眼看就到。只得藏在村北一片樹林子裏，爬到這棵大桑樹上。

這時，正是五月天氣，桑葉又肥又大，桑葢又紅又甜。王莽的兵馬在村子裏搜索，劉秀便躲在桑樹上吃葢子。這樣，才脫過了這場災難。

後來，劉秀做了皇帝，便派人一手擎了火把，一手拿了金牌，來到老桑樹底下。他吩咐那個差人說：

“這個老桑樹底下，是個頂壞頂壞的壞村子，放一把火，燒了它罷！至於村北那棵老桑樹，賞給它這塊金牌，因為它救了我。”

那差人來到村子，便依着劉秀的話，一把火燒平了村莊。連累得那棵老桑樹，也被火燒去了半個腦袋；至今長不起來。但在老桑樹旁邊，正長着一棵椿樹，那差人因為見桑樹燒了，便錯把金牌掛在椿樹上。這樣一來，桑樹當然很生氣，從此氣裂了肚皮。旁邊的楊樹看見了，覺得老桑樹徒勞無功，劉秀糊塗可笑，便哈哈大笑起來。從此，每到秋天，椿樹上掛了牌子，桑樹便氣裂了肚皮；楊樹呢，總是嘩嘩嘩的笑個不住。其它別的樹，像松、柏、榆、柳，也都為桑樹抱不平，便呼呼的叫起來。這樣，椿樹就變得臭名遠揚了。直到現在，椿樹葉子還是臭的。

村莊被燒平了以後，人們就搬到土崗子上老桑樹底下來居住。但由於那時連年不斷的戰爭、災荒和瘟疫，人們都死的死，逃的逃了。在戰爭最厲害的那些年月裏，漢族人打來打去，外族人也打來打去，只打得這塊肥美遼闊的平原上存不住人。房子燒光了，樹也燒光了；到了春天，燕子回來連個做窩的地方都沒有。只剩下這棵老桑樹，忍受着一切災難，孤零零地站在土崗子上，給燕子歇腳，給行人乘涼。

這樣，不知過了多少年，從西邊山上來了兩男兩女，便一同住在這棵老桑樹底下生活起來。

一天一天的，一年一年的，他們用自己的手勞動着。先是放一把火，燒光了地上的野草；然後一鋤一鋤的挖斷地下的草根，翻起黑黝黝的土地，撒上種子；一場雨，便鑽出綠油油的嫩苗來。接着，繼續不斷地拔草、鬆土、澆水、清除害虫……莊稼長起來。到秋天，收穫了。金黃的穀子、火紅的高粱，還有各種各樣的菜蔬和菓子。

這樣，人們勞動着，生活着，用血汗灌溉了這平原上的土地。一代一代的過來了，老桑樹底下又變成了一個富裕的村子。

後來，大約在五百年前，有個姓朱的皇帝來到這

裏。看到老桑樹底下地壯草肥，便要在這裏屯兵養馬。他們撒開馬，在這平原上兜圈子。凡是馬蹄踏過的地方，就是他們的土地。然後，又開弓射箭，箭射到那裏，那裏就是他們的地界。於是皇帝圈定了土地，委派了村裏一家姓何的大戶替他們管理，叫做“皇糧莊頭”。從此，老桑樹底下的人們，便失掉了自己祖先開墾出來的土地，變成何家的佃戶了。

人們照常勞動着，可是耕種的不是自己的土地了。年年交租納稅，到頭不得溫飽。土地吸乾了老桑樹底下農民的血汗，却養肥了不勞動的地主。又這樣過了一兩百年，到明朝正德五年，從北邊殺來了一支人馬。爲首的叫做劉六、劉七，下面有大將楊虎、李隆、齊彥名、趙鳳子等人，帶領十萬人馬，暴動起來。攻破縣城，殺了州官趙繼宗、神武指揮杜輝。老桑樹底下的人們，也拿起鋤頭鐮刀幹起來了，他們殺了“皇糧莊頭”，分了土地和糧食……可是不久，暴動平息了。許多人被殺死了；剩下的，依舊給地主種地。以後，不知在那年那月，地主們爲了統治方便，給農民規定了一個章程，在這個章程上，規定着農民永遠勞動和怎樣勞動。這章程便一直傳流到現在。根據一九四七年在土地平分中得到的老桑樹底下“守箴堂何宅”的土地賬上，寫着民國二十一

年的修正條文如下：

光棍佃戶章程

——民國二十一年修正暫行條例

- 一 舉凡坐桑樹底下農民佃種土地者，租價按股計算。整股無活底者五元，半股有活底者五元，數年加至十元爲止；
- 二 每年二月初二日交安鍋，耕地米每畝一升，秋耕地完，鋤草入了屋，外面始止灶。內墊柴米，秋冬各算賬一次。十月算賬，按九月三十日行市，吃糧還糧，每股扣紅糧或玉米二斗；
- 三 安鍋後衆夥有脫工者，早晨扣六十枚，至午一百枚，至晚二百枚。如有報散罷工，乾身出走，不得爭論；
- 四 春時澆麥一遍，鋤麥一遍，鋤大田三遍，種棉花五遍以上。苗只鋤一遍者，其糧按一、九分賬。秋天種麥，打開畦爲交工。種棉花澆地鋪水，並須澆苗；
- 五 秋耕地串一次扣一次，非雨過不算交地。秋耕不完，過十月節一日，亦不許止灶；
- 六 麥子許拔不許割，宜割者由地主作主；苗不成宜毀者須商經地主同意，不許自作主；
- 七 招穀後不許摘穗子，過秋乾草切一半，要短不要長；
- 八 八月種麥時，須添短工種上，摘埧虫是主自由添工，工錢均

歸班內，上地花拾機碾玉米等事，工錢均歸班內拿，濕土工也歸班內，冬天歸地主；

九 麥子二、八分（按切工錢在二內開支，麥根扣為錢，不許分走），糧糧三、七分（折耗在三內不在七內），花生內平土堆三、七分，外平土堆四、六分，土麥子對半分，土糧食對半分。裝場過斗時，六升為一斗，四升不算糧；

十 碗盆下柴不分，草不分，成束者分。玉米指三、七分。每股分物過一百元時，扣柴禾洋二元，九十九元不扣，一百零一元即扣；

十一 代國混吃菜，賣錢四、六分；

十二 養牲口喂猪，誰肥歸地主；

十三 看青錢麥子二、八分，秋糧三、七分；

十四 散班日地主不管好吃，由班中自酌。

附 則

一 內用工不拘數，隨時隨到；

二 每早起進內挑水足吊再動工，莫等叫；

三 起圈、挑水、掃地、出廁、磨面、碾米、墊圈、上土、抹房頂等，仍照常做工，吃外飯；

四 出家眷車內管飯，接先生車吃外飯。送糧送信只管飯，不計工；如有修築大亭，用工日久則計工；

五 地段計於賬上，按畝算米，憑摺支錢。三人內熬一頭目，每

晚進內商辦事項，公中除息糧三斗；

六 本章程經眾人議定，各個戶格遵遵守。如有違犯，按例治罪，永遠逐境。

一 故事的開頭

下面要講的這個故事，開始於民國二十三年冬天這一年，雪下得少，直到臘月二十三才下了頭一場雪。真是一場好雪，紛紛揚揚直下了兩天一夜。到第三天，一場西北風，颳得天晴氣朗。太陽出來，照着這白皚皚的大平原，像是銀粧世界，耀眼光明。

這天早晨，守箴堂的地主何恩元很早起來。開門一看，新雪初晴，不由得心裏高興。喝了幾盅熱酒，暖暖身子，吃過早飯，便吩咐長工老起備馬。找來了堂房姪子何文祥，本家姪孫何虎，措起槍、牽了狗、架上轎，到村外去趕兔子。

這何恩元本是老桑樹底下“皇糧莊頭”的後代，明

朝以來的財主，在這方圓幾十里中是提得着的人物。從小又入過學，中了秀才。因此老百姓當面都稱他“秀才先生”；可是背地裏，因為他腦袋大，又叫他做“大頭元”。今天何秀才心裏特別高興，雪大天晴，正是打獵的好天氣，一邊走着，只逗得他那隻名叫“雪裏紅”的獵狗，馬前馬後，不住的撒歡使樣。老起牽着馬走在頭裏，文祥架着鷹，何虎揹着槍跟在後面，一路前呼後擁，來到村外，便踏着白皚皚的大雪，套着兔子印一步一步向地裏走去。

當他們走到一片墳地的時候，便看見一隻紫花毛紅眼睛的小兔子，忽然跳起來，從他們眼前一晃，箭也似的向北跑去；眼看着奔了那條大土崗，鑽進一個柴禾堆裏。“雪裏紅”眼尖，早從何秀才手裏一掙，一道紅光，直追上去。文祥也撒了鷹，老鷹便把翅膀一振，起在空中，圍着那道大土崗子盤旋起來。

這時，土崗子上站着兩個人：一個老頭，花白鬍子，穿一件破棉襖，正雙手掄起大鎬挖樹根；旁邊一個小姑娘，不過十五六歲，正把潮濕的木片一塊一塊地撿起來，放在一起。這便是何家的佃戶周老四，因為下了雪，沒有柴燒，帶着閨女小霞到這裏來挖樹根。那小霞看見小兔鑽進柴禾堆裏，一面高興地喊道：

“小鬼，小鬼！腦袋瓜上頂白布……”一面便揚起手裏挖樹根的三齒鉤上前去打。這時，那小東西却鑽了出來，從小霞腿下一溜，就不見了。那狗也恰好趕到，老遠便縱身一撲，正好撲在小霞身上。小霞唉呀了一聲，一跤翻倒在地上，隨手把三齒鉤朝那狗打去。那知不偏不正，打個正着，三個齒倒有兩個齒打進狗眼裏，中間那個齒恰好抓住了狗的鼻子。那狗疼的搖頭擺尾，汪汪亂叫，便在小霞身上亂抓亂咬起來。小霞脚踢手撓，那裏還爬得起來，只急得岔了聲地喊道：

“爹，爹，打狗！”

那周老四死了老伴，就守着這麼一個閨女過日子，平時看得像心尖子，那裏見得這個！心裏一急，順手抄起担柴禾的扁担，照準那狗，攔腰打去。只一下，便把個狗打出去了一丈多遠，立刻頭碎腰折，躺在雪地上吱唔一聲，就地一滾，死了。

這時，何秀才已經騎馬趕到。看見周老四打死了他心愛的“雪裏紅”，一翻身，從馬上跳下來。看他滿臉焦黃，渾身攪抖，嘴角上鬍子一翹一翹的，瞪大了眼睛望着周老四。周老四覺得不好，剛要跪下，那知馬鞭子劈頭蓋臉朝他打來。周老四雙手抱住腦袋，不住磕頭求饒，嘴裏連連叫道：